

13

書法家的「猴」與「迂」

書法家的猴與迂

戰國時代，龐涓與孫臏同在鬼谷子¹門下習藝，習成下山時，鬼谷子要求，必須通過他的「畢業考試」。

考試開始，鬼谷子端坐堂中，要龐、孫兩人「只能動口」，想辦法將他「請」出室外，龐涓想盡了辦法，老師根本就閉著眼睛不理不睬，計窮之下，便耍賴恐嚇說要到屋外縱火。鬼谷子無奈只好起身步出門外，龐涓算過關；但是鬼谷子很不滿意，嫌這方法太霸道，居然連老師都敢燒，只能不得已時才用。孫臏則苦笑說：「報告老師，要請您出門，弟子實在是無能為力。但是如果您願意改變一下考試方式，先走出門外，我一定可以把您請進來！」鬼谷子心想，這兩種測驗方式都是一樣，我就不信請我進來會比較簡單？當下就起身而行，等他雙腳一跨出門檻時，孫臏在旁邊拍手笑道：「報告老師，我已經過關了。」

這個故事的重點不在於孫、龐兩人日後精彩的恩怨情仇，我想說的是，在同一個名師的教導之下，學的本事也許差不多，但弟子們會因本身的資質和性情相異，而會有很大的不同表現方式。

非恨臣無二王法，亦恨二王無臣法

本文章寫作的動機，本來就是來自陳其銓老師以前所提到的一個觀點，未料，動筆不久竟然傳來了陳老師辭世的消息，聞訊之後，我愣坐在電腦桌前半天，久久無法釋懷。畫桌上攤開的《蘭亭序》，一眼望去「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間，已為陳跡，猶不能不以之興

1 鬼谷子，姓王名詡，春秋時人。常入雲夢山採藥修道。因隱居清溪之鬼谷，故自稱鬼谷先生。鬼谷子為縱橫家之鼻祖，蘇秦與張儀為其最傑出的兩個弟子（見《戰國策》）。另有孫臏與龐涓亦為其弟子之說（見《孫龐演義》）。

懷……」那幾個字忽然好像意有所指似的跳了過來。想到前不久才在「孟焦畫廊」碰到張穆希²，除了向其問候陳老師近況外，並論及「敢覽」、「弘道」磊翁與奇川兩老情誼深長，張松蓮會長還準備南下探望奇川老先生。言猶在耳、整裝待發之際，未料陳老師遽然作古。

陳其銓老師是我所最敬佩的前輩書家之一，不僅是他的書藝，還有他的謙謙君子之風。尤其是他在書法方面表現出來的「高純度」；他將書法視為一生最大的志業，孜孜不倦投入書藝的鑽研和傳承，不計名利，斐然成家，如此的「高純度」，可說自曹秋圃、陳丁奇、謝宗安等臺灣少數幾位純書法大家辭世後，幾成絕響。另外，我還喜歡他的坦直和胸襟，我曾在〈書法比賽請教宋徽宗〉³一文中提到有一次陳教授在「國際書法年會」的論文之中直言「……二十餘年來，省展書法作品，除了第二十七屆的李穀摩先生，曾以一件突破傳統風格的行草中堂，獲得當時大部分評審委員的欣賞，列名第一之外，此後十餘年來，仍以傳統為尚，而李君的作品風格，仍一直引起爭議和討論。」這段話當年有人覺得很「逆耳」，認為抬舉了李君和貶低了其他得獎者，至今事實證明，李穀摩先生果然是大匠之材，風格獨具，自成一家（圖一）。但陳教授所呼籲的「個人風格」問題，數十年來，仍然未見有什麼改善，甚至還有開倒

2 張穆希，書畫家，師事陳其銓先生。現任「弘道書會」會長。

3 詳見拙著蕙風堂出版《書法家撞牆壁》，〈書法比賽請教宋徽宗〉一文。李普同教授在某個美展評審感言：「國內美展的得獎人，常常是幾張熟面孔，『藝術大餅』淪為少數人壟斷。」又說：「獲幾次大獎，具有免審查資格，甚至於榮任審查委員，可以說是完成階段性書歷，理應轉換舞臺，規劃更高的書法生涯。卻有少數想不開的書友，仍然『降級』送件參加……」「部分參展者，以相同內容形式作品，分送不同的美展，令評審有『似曾相識』的感覺……有違藝術的『原創性』和『嚴肅性』，實不宜鼓勵。」

車在跑的現象，很多得獎作品在追求速成、得獎心切之下，就直接模仿名家或評審的作品（有些還是仿自日本書家），投機味十足。而少數的「獎賽殺手」到現在還是有人依然「想不開」、「不知生涯規劃」³（李普同先生語），繼續為「獵獎」奮鬥，不惜「降格」與自己的徒子、徒孫同場競技。國內的評審們在這些方面的「把關」恐怕要多加點油。

我認為一個書者書法寫得好與壞是另一回事，但不能沒有「志氣」。不要老是拿著香跟在人家後頭亂拜，應該學學南朝書家張融⁴的氣概。《南史》記載齊高帝對張融說：「卿書有力，但恨無二王法。」張融不以為然曰：「非恨臣無二王法，亦恨二王無臣法。」張融如果活到現在，今年可以過一千五百六十歲的大壽了，他的「志氣」比之今日，依舊「酷」然，能不令咱們後生小輩慚愧乎？。



圖 · 李普同書法個性十足，別具一格。「風月舒懷抱；琴書寄性靈。」

3 詳見拙著《書法家撞牆壁》，蕙風堂出版，〈書法比賽請教宋徽宗〉一文。李普同教授在某個美展評審感言：「國內美展的得獎人，常常是幾張熟面孔，『藝術大餅』淪為少數人壟斷。」又說：「獲幾次大獎，具有免審查資格，甚至於榮任審查委員，可以說是完成階段性書歷，理應轉換舞臺，規劃更高的書法生涯。卻有少數想不開的書友，仍然『降級』送件參加……」「部分參展者，以相同內容形式作品，分送不同的美展，令評審有『似曾相識』的感覺……有違藝術的『原創性』和『嚴肅性』，實不宜鼓勵。」

4 張融，南朝書家。字思光，吳郡吳人也。南齊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～南朝齊明帝建武四年。齊高帝蕭道成稱讚他說：「此人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」。

書法家的「猴」與「迂」

「墨華書會」曾於一九九六年在臺中省立美術館作十週年的展出，先師謝宗安老師當時還健在，特地南下為墨華眾徒主持開幕剪綵，並邀呂佛庭、陳其銓兩教授一同參與主持開幕（圖二）。陳其銓教授於晚間宴請謝老師及墨華諸弟子。眾人並前往陳教授家中作客，筆者至今印象深刻的是：陳教授笑談他所教的眾多學生當中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，一種是「猴」，另一種是「迂」……又舉了幾個當代書家為例加以說明。

第二天「墨華書會」設宴回請陳教授，席中有陳教授弟子施永華、任容清、詹坤猛等約十餘人作陪。其中永華兄個性爽朗幽默，



圖二：陳其銓（中左）、謝宗安（中）、呂佛庭（中右）三人家於墨華書會十周年（1996）展覽會上留下歷史性鏡頭。

人走到哪裡，熱鬧就追到哪裡，我見他三杯下肚後，開始在席中「大聲喧嘩」有點放肆，就指著施永華對墨華諸友說：「這個人就是陳教授昨晚所說的『猴子』！」永華兄誤以為我在損他，遂借酒裝瘋，跑到陳其銓教授前告狀：「老師，林明良說你罵我是隻猴子！」引得大家都笑，這時我又補上「一腳」：「陳老師！這個學生不但是隻猴子，而且還是隻『大狒狒』」。大家笑個不停，到這時連靜坐一旁的師母張月華女士也忍不住掩嘴笑著說：「唉呀糟糕！這下子都被學生知道了！」其實依我個人看來，當時在座的陳教授諸弟子中，若論書風與個性，施永華及任容清這兩人正好是一猴一迂的最佳代表，至於詹坤猛，大概是居於猴、迂兩者之間。

當然，我說永華兄是「猴」並無惡意，純屬好友間的玩笑。而教授所謂的「猴」和「迂」，指的也不是學生的「外形」，也無關「素質」好壞，說的應是書者個人「性情」、「書風」及「學習精神」的表現。「猴」和「迂」是相對的兩種不同境界，一般而言，「猴」字輩較不墨守成規，帶點聰明慧黠；「迂」字輩則較老實，不計較，以勤補拙，有耐性。先師三石老人在世時，對天分較高或老實型的學生也常用寫「聰明字」或「老實字」來作形容；「聰明」固然人人欣羨，但「迂」也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不凡境界，像書家任博悟先生⁵出家之後，法號即為「入迂上人」。

《中華書道》季刊二十五期中有一篇鄒多悅同學寫的陳教授專訪中提到：「大約十多年前，張建富君來訪，他是書道新派人物，談到創新，我十分嚮往，當場揮毫，寫了『墨舞』兩字，相與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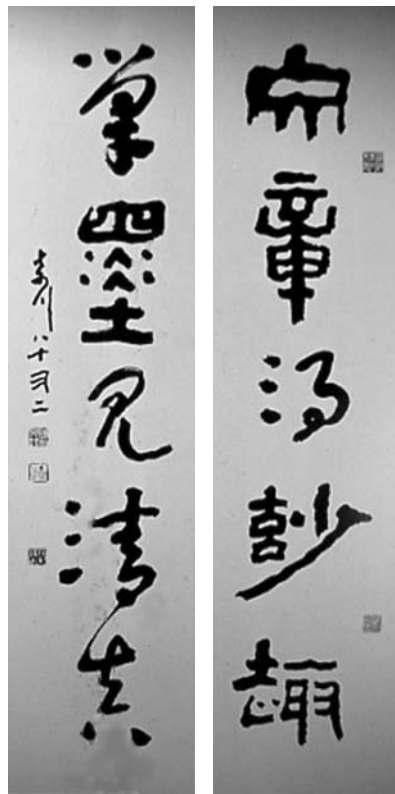
5 入迂上人，清宣統二年～民國八十八年（1910-1999）。法名本慧，俗名任博悟。書法幼承家學，由漢隸曹全碑開蒙，浸淫數十年，各體兼擅；性喜澹泊。

賞，從此引起開拓書法新境的意念。」其實張建富君是我與陳老師言談間所提到的「猴輩」人物之一，猶記陳教授形容他初見阿富時的印象：「此君年輕而極有才氣，但不修邊幅，言行間帶著自信而有些無禮。」奇川先生不但能賞識阿富的才華，還坦承因阿富的來訪，啟動他的創作機紐，寫出了日後綜合「篆隸行真草五體」的書風。在這裡，陳老師平日常說的「求同存異，敬其所異，愛其所同」，那種「有容乃大」的肚量與寬闊的胸襟充分表現無遺。這句話不但是奇川先生的創作觀也是處世哲學（圖三）。

古代書家的「猴」與「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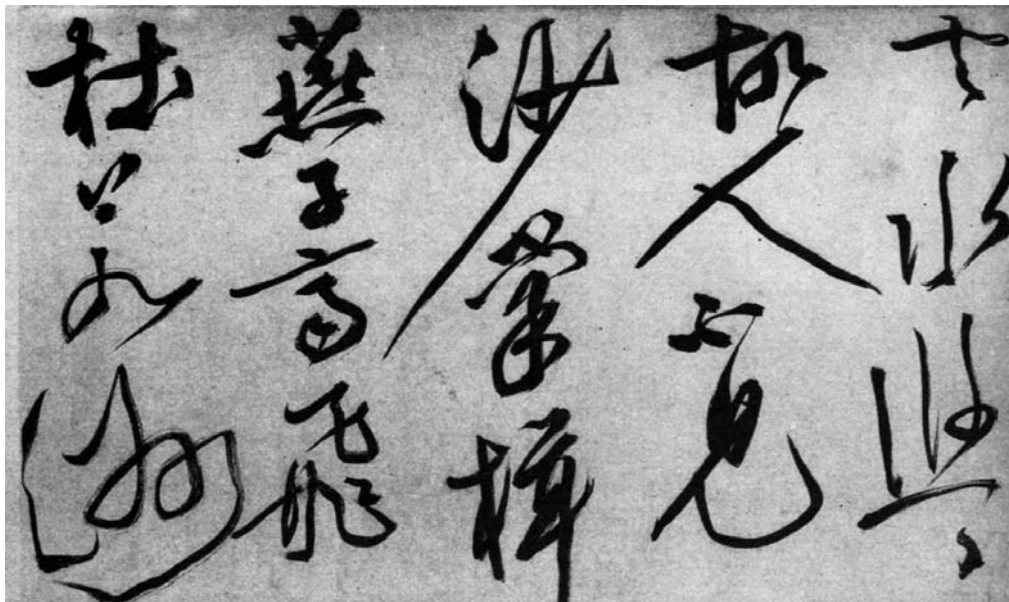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大書法家文徵明（1470–1559）算是「迂」的最佳代表，若論才氣，比起同朝的大家唐伯虎、祝枝山等人顯然是差了些。文氏從小就是個問題兒童，光開竅就比一般小孩晚了很多，七歲之時才會站立走路，晚到十一歲才會開口講話，而且膝部還發育不良，罹患「羅圈腿」⁶。但透過勤奮努力再加上他的九十高壽（祝枝山六十七歲、唐伯虎更短才五十三歲），終成一代書法大師。

文徵明的書法以小楷最好，八十八歲尚能為大收藏家項元汴書寫《小楷古詩十九首》。王世懋於《王奉常集》中即稱許文徵明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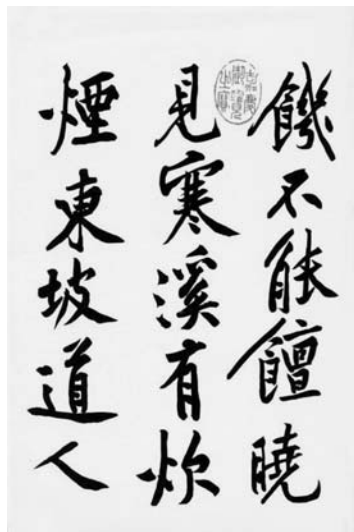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三 陳其銓著名的「篆隸行真草五體」的書風。「文章得妙趣；筆墨見清真。」

6 羅圈腿：是佝僂病的一種表現，是維生素D缺乏所致。兩膝關節靠攏時踝關節不能併攏，看上去象“X”形；或兩踝關節併攏時（立正姿式）膝關節不能併攏而呈“O”形，就是所謂的「羅圈腿」。



圖四 文徵明的大字黃山谷體〈東林避暑圖〉卷題詩（局部）



圖五 黃山谷〈松風閣〉

「年九十，猶作蠅頭書，人以為仙。」一五五九年九十歲時尚能以楷書寫《岳飛滿江紅詞》，二月二十日突然執筆而逝，書家終身孜孜不倦於書道一事，最後執筆逝於「工作崗位」上，文氏真是人間奇蹟。而文氏每寫三寸以上之大字，幾乎必用黃山谷體（圖四、五）。

文徵明在個性上亦有其「迂」的一面，他因為是吳門畫派的翹楚，更為吳中書壇的領袖，名動海內，於是造假書畫以謀取厚利者紛紛出籠。有人告訴文徵明，文不以為意，反而讚揚作偽者的才藝在自己之上，只可惜不為世人所知，以致讓自己「徒以先飯占虛名也。」自此之後，這些作假字畫的即毫無忌憚的仿製，更離譜的是，作偽者還敢登門請求文氏題款，文徵明也當即題寫，毫無為難⁷。

7 馮時可《文待詔徵明小傳》

在這方面文先生未免也「迂」得過分了一點。

歷代書家中，「猴」輩的代表很多，有一個人大家都耳熟能詳，就是大名鼎鼎的「米顛」米芾，但是之前我已寫過一篇〈表演藝術家——米芾〉，因此想換個人來說，此人兼具「猴」與「迂」的性情，也是頗受後世爭議的人物。唐代的懷素上人（725-785）小時候因家貧買不起紙，於是種芭蕉萬餘株，拿芭蕉葉來練寫字，名其居曰「綠天庵」。書不足，以漆盤板書之，盤板皆穿，棄筆堆積，埋於山下，號曰「筆塚」。勤奮如此，充分表現了書家「迂性」之一面。可是他出家當了和尚後卻不守清規；在〈食魚帖〉中懷素就直言不諱的說：「老僧在長沙食魚，及來長安城中，多食肉。」大概與他的平常交際活動頻繁有關係。在他的〈自敘帖〉裡又說：「……遂擔笈杖錫，西遊上國，謁見當代名公」，文中還引述了包括他的老師顏真卿以及張禮部、盧員外等十餘位達官貴人對其書法的讚美之詞，說明了懷素上人不但廣交王公貴族，終日周旋其間，而且與這些高官名士互動頻繁。可見懷素在那個時代早就精通「拜名師」、「遊走權貴」，再找名家為其作品「背書」的登龍之術。因此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霖燦先生也說懷素〈自敘帖〉：「原來是一篇『自我吹噓』的文章，文中所記錄的都是別人恭維他的話。」

不過我個人必須嘆服懷素的〈自敘帖〉寫得實在是太好了，其中描述的創作過程：「粉壁長廊數十間，興來小豁胸中氣，忽然絕叫三五聲，滿壁縱橫千萬字。」更是猴性十足。儘管今日我們所見到的〈自敘帖〉可能只是臨本，但設想：臨本已是如此動人心魄，那真本的威力震撼可想而知。懷素到了晚年寫的〈千字文〉，看起來就內斂許多，火氣全消。文徵明云：「（懷素千字文）絹本晚年所作，應規入矩，一筆不苟，可謂平淡天成。」他一生的境界似乎是

先「迂」後「猴」，最後再回歸於「迂」。

李石樵的「馬拉松」名言

書法很難，難在哪裡呢？我認為難在靜心，難在耐心，難在恆心。我讀藝專時的素描老師李石樵（圖六）有段「馬拉松」名言：「看一個畫壇，好比看一場萬米賽跑，起跑那一瞬間誰也不怎麼去注意它，跑得慢的已經被跑得快的人趕過頭去。誰是第一誰是最後，從此便糾纏不清，這時如果有誰偶爾趕過另一個人，全場就會為他鼓掌歡呼，其實他是最後一名呢！」

因此，不論你是屬「猴」輩還是「迂」輩，不論你跑起來快得像隻兔子，還是慢得像烏龜，也不論你是學書三年或三十年才開一次個展，也不管你得過的獎牌比別人多還是少；其實都是陷於人生萬米長跑路上的某一點，沒有所謂捷徑也不會有速成，縱使有一時短暫的超越，也且慢得意，未到終點不見真章。



圖六 石樵老師說：「看一個畫壇，好比看一場萬米賽跑……」